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乞借舊和糴賑糶并寬減將來和糴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網解無措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置司之地歲歲先已承其撥糶盡絕自今餓殍滿野拯濟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救養之寄契勘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咸淳五年分和糴米三萬碩椿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碩發糶拯荒

申明六

撫州

批卷三

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纔熟作急糶還庶幾義米雖已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糶派數不滿五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鄉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等已足當和糶數之太半區區併望鈞慈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糶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劑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糶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歉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乞照應咸淳六年和糶申省狀

照對柒月初玖日準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

謂本州乞將咸淳陸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寬  
限秋成而運司申諸郡並已糴足入教分曉則撫州  
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某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  
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參年催未  
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  
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  
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大旱  
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申荒以致例派  
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是上戶有積年之米  
或是中下戶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求有怨聲徹天其

為難催不言可想安有預先糴足反攙過已前年分  
之理及其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築底徒有行  
移更無納數所以仰體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  
籲蒙賜寬恩容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  
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來違司總  
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挨究  
乃知今春權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  
足為糴足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  
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  
天之福朞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

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凜  
乎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要秋成之事所合瀝忱  
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  
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  
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絹錢袍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莩無數方極  
痛惻徬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  
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  
改催本色竊照戶部宣限之急人誰不知敬體要皆

抄一十五

日四六

抄州三

別存子

有自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折  
正緣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  
忱哀告爲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  
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  
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  
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爲撫州之日每  
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  
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  
知郡繆監丞力爲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三十七貫  
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違

此驟增之事甚難又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死三十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蠶桑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催緝此改催之事又難某承乏支郡於戶部有命何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不控申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鈞

慈劄戶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申條每疋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零欠錢八萬八十餘貫抱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網解早辦下情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二年義米一萬一千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糴飢民契勘本州先已節次承提舉司前官行下發糴及賑散並無顆粒見在今具支糴年月數首繳申見到外自某到任忽承主管官備提舉司行下令本州將有管米對易

發糶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某契勘除前項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百單二石六斗四升亦曾承提舉司行下支過米三百六十一石二斗七升半充賑糶民戶及又支米三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見存止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五日承提舉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科降一萬石數除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十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見椿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六百九十三石二斗九升未有可湊此外止有六年

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提舉司所謂

對易發糶者恐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三年以前

之米而提舉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準省

劄指揮甚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年二月二十九日係其未到任之前承提舉司前任

常平幹官行下令將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數椿管拖照提舉司元行下糶米係每升收八錢其提舉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等自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自去年八月米貴至

今春價已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每升亦不下五十餘錢其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願賑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今本州若依時價收糶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頗虧誰任其咎若依提舉司元糶八錢一升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舉司之命所合具申公朝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舉司借事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一日夜有本州軍人在壻市作過先將某人打破其家尋又捉縛徧處迎拽討鬧壻市夜深

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廳充散番之人從來本州破落賈刺軍糧即計會提舉司窺身挾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久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其弊如此其驚駭怪以為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幹廳乞行替換否者申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替換其遂將犯人勒管營契勘將為首人黃宣決交脊一百押下本營看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事因其萌當絕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之借事提舉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廳作過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



會謀取而去終其身不復回本州惟頡頏恣睢以虐  
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投鼠忌器叱犬妨王監  
司在上人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其區區鄙  
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  
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  
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倚監司社  
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爲然也提舉司掬  
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憲  
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  
修衙比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曾輪番而

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州吏爲家人矣且亦不惟  
於本州爲然也建昌軍黎通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咨  
列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舉司之軍無一肯赴點  
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  
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此身爲在尺  
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  
舉司祇直仍從提舉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變前此  
久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永安州境  
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爲寇  
之習以爲禦寇之備其於整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

矜允乞劄本州遵守併劄提舉司照憲

乞照應本州已監勸饒縣尉貸社倉中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  
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穀城  
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  
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  
欺某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徧  
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貸息  
及今荒年筭計目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  
失利遂一粒不貸唯深其局鑄以待客販以此民怨

日北 十五

日西 六

撫州 八

上 八

入骨哀訴滿庭某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  
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及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負賴  
以視其死此於拯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  
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藐無報應縣尉  
若儘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  
之僉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  
吏卒乃蹙頰相弔謂饒宅威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  
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泣某竊念此事其實自為  
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  
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

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其此止為抹荒  
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  
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雨暘申首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  
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  
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  
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秋荒涼乎  
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雨暘申省狀

日抄分類卷

十五卷

申明六

撫州九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雨暘細大已節次具申外至七  
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  
即復晴而兩日雨勢頗覺濛濛早禾賴此多有得熟  
者仰藉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  
極但六月內早乾日久歉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  
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斲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  
方可望熟見今不敢一日忘憂所合先將七月上旬  
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暘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暘已具按續申聞外再自十

一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兼旬無雨晚禾凍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皆某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均俱淺忽叨誤渥俾以權發遣撫州控避無門龜勉祇戍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冀仰荅乾坤之造其柰力小任重運掉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山榜誓欲安富卹貧今乃勸糶

卷六類卷十五卷申明六

撫州

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卹差官發廩考數家申省蒙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盡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欲望鈞慈特賜數奏將其速行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惶恐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派和糶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虜人民餓死甚衆某今直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種而不耘往往至於荒棄者甚多自六月初三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早禾晒損尤多

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整整二十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公朝事關軍餉凡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但念江西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為最甚已空無蓄藏今歲惟本州之雨為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御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舊債今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體和糴將何從來

日抄七十五

白月六

荏州十一

則待者

兼念本州有沒官三鄰莊譚胡莊阿鄭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事體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勸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某試政多疲禱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由闕雨待罪之狀早賜罷片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太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朝乞將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准當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數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願一遵體但本州志慮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早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齊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當撥借和糴充賑糴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體分派使糴七萬二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管糴十萬餘石不

日抄七一五

白月六

梧州一二

刊行

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人力何緣應命恐催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拖照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糴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糴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三日方到任倉符勸分罕有應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跨兩月難揀一時之急只得權宜且申且榜稅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時濟糴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今荒政久已結局

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戶之陳詞  
提督官之申述皆求踐約以信方來事關民命理難  
抑遏今除謀登仕世濟慈惠賑糶數多未肯自言總  
數容續申外謹先將糶濟過一萬碩以上人戶曾經  
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申聞區  
區欲望鈞慈赦其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錄人戶  
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敷奏等第推賞庶幾  
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永有賴某與州民  
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申聞者

宜黃縣譚都倉戶待補國學生譚挺縣糶鄉糶城

日長七十五

日明六

長州七二

別行

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一萬四千六百一十

七石

又譚巡轄戶待補國學生譚銓縣糶鄉糶城糶并

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口

樂安縣學生黃與孫以平甫為戶本戶并諸莊共

糶過米一萬三千石

金谿縣危運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

諭諸鄉上戶糶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

保明申列

臨川縣甲晏登仕時可糶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

三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糴申省狀

照對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比同浙西官田歲收官租三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湖廣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石有奇見淮安邊所椿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糴之費足代和糴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比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辦邊餉近十一萬石矣官租既增和糴不減四邑山田何從取足譬夏之舟之載物非力勝矣以故自咸淳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欠尚難催埋州境無所從出可以繫見若不改圖後必築底不惟無補糴數亦且有費糴本令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中聞欲望公朝特賜矜察割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租見今充餉之數准入和糴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畸零之數均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實糴可辦闔郡生靈實拜隆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助國臣子報上之至忠舉爾所知聖門引類之要說臣非才試郡蕙補分毫惟有薦真必先焚香告天然後望闕拜發不敢一毫苟徇人情庶幾報稱之萬一今有舉自已足於日前而滿替適當於今日其人表表知其真足有用者不敢不特以名聞竊見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醇初爲大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若羽爲學官欲招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乙科法合注授職官差遣紹

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書講誦爲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關郡政而去年撫州飢歉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益用敢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甘伏誣罔之罪

乞省罷曾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而

莫之懲其自到任以來雖力節妄詞不敢授此曹以  
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盡禁最是樂安縣去  
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必囑縣吏  
脫差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  
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  
行縣訪民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其弊不若絕其  
根契勘樂安一縣而有二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  
在吉州永豐縣界首名招携寨其一在近縣十五里  
名曾田寨其竊詳永豐多盜前人立招携寨所以禦  
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縣郭既有尉司而又有縣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縣則尚可檢防獨  
曾田寨置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州縣耳  
目不及之鄉委有十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合行省  
罷分明不免詳具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曾田  
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八充本縣弓手手力將見任  
曾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闕蓋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寅緣權攝其不差  
權攝而以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  
到官方新擾民弊端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  
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照應施行其僭躐控

申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乞省罷宜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七年六月初二日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君遂分州縣見任同官到處索溥監貸人人皆能盡心數內巡轄迤鋪官宜天驥斥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職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北廂監押趙與垆私受饒縣尉計置官會壹阡捌百貫將所分航步等三倉不盡行監貸縱容倉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貸戶每名參拾柒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垆宙緣權攝已三更郡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

目錄二十五

卷六

在附十七

王陽

者寄居樂縣尉運米入城應糶本州方令趙與垆監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欺詐卧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忍為此則他可知矣前項贓數並係將廂吏親隨根究引對趙與垆供認入已實數分明本州除已將廂吏親隨斷訖編管外所有趙與垆因監貸監糶非法取受情罪所合具申公朝取自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宜黃縣添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部照應永不作闕項至申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椿撥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澤採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二日...州  
領事竟得餓莩滿野而富室閉糶網解積欠而倉庫  
並空...百無可措手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  
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糶盡不留顆粒他州猶  
有麥熟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種顆粒他  
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盡發荆湖軍饟又無顆粒可以申  
乞...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尋契勘  
得本州曾準朝旨椿撥義倉米壹萬碩充荆湖總  
所報運係未曾裝打之數軍饟之急固不急于民飢  
而軍饟之多非獨藉於此數凡本州綱運上屬使所  
者次第積壓率是今年運去之綱如前件萬石綱運之  
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椿貯而待未發  
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容照使所見行  
綱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如蒙矜  
念曲賜允從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為倡而富室之  
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州數十萬生靈皆拜使所再  
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倉亦得允蹈其實而於使所  
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僭越冒死為百姓一言  
下情不勝皇懼拱竦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  
提舉司令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副本州採荒  
却提倉司別撥一項窠名填還本所差人取運事州  
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提舉司止有此項義  
米別無他項窠名米斛可以移充本州已與拜賜一  
般不敢別有紊煩所合具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  
到理對公事

理對狀

照對其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採荒未暇他及自  
五月初一日方那暇隙點對前政元行公事數內多

日抄七十五

由明六

撫州十九

不齊

有本州人戶越經諸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  
檢舉元詞督責違慢者匪牒居半其竊以為此皆本  
州官吏之罪耳某每見朝省臺部以及所在諸司凡  
送下州縣詞牒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  
子孫之事祖父每事當以情告奈何本州受上司委  
送有其狀而無其人不知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  
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隨突亦忍行遺落空徒損上  
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而誰罪哉  
其除截自今始每項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實

回申外區區欲望乞慈察民俗珥筆之多虛念今歲  
飢荒之良苦凡遇詞訴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  
赴所送官司投到理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  
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近鋪來者其到遲詞主  
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速若公牒詞狀先到而詞人反  
遲五日不到若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  
體竊意民俗亦將自此歸厚矣其支壘屬吏冒犯威  
嚴下情不勝惶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日抄三五

白明六

梓州州

付資

照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  
若以本路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況命出公朝事  
關軍餉本州即當趣糴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  
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察本州頃三歲連旱  
至去秋而劇今春貴糴米外百錢人多餓死田多荒  
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  
早禾之晒損甚多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  
日方得雨中間復整整二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  
多凡皆某不德致旱有罪亦不敢自蔽已按旬據實節

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明夫以去年之旱江西十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髮乃有省劄寬限未催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合催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代和糴見充軍餉米二萬餘石有合糴還撥借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石略計今年本州取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成十四萬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獨損念糴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數糴本州之米分派於其他有全熟無宿欠之州此眾輕易舉之事而稱物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民激切皇懼拱俟恩命之至

區申轉運司訪求涇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州講求涇邑利病某照得邑之所以涇者財賦折陷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不納也選材為公使其起此涇弊必自理財正辭始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詐贓而脫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

語於中朝九縣令之以才選者率墮墮穽無救於凋  
邑之弊而適足以摧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等庸  
人姑息架漏求蒲歲月每一網解之急不過重催抑  
納預借白撰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  
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前煎熬言之令人於邑  
蓋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  
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禍立至人多愛身勢  
必至此某人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  
矜赦

甲提刑司乞免黃勇死罪狀

卷之三十一

明六

梧州二十二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使牒結斷陳王孫被死  
將黃勇重杖處死事此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  
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  
令聚廳引上罪囚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  
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  
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盡心則是有負使令某竊  
照陳王孫元係爲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  
賊也其徒四十二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  
經結定搥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  
保鄰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



也既傷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其一旦復歸皆有爲  
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爲之  
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爲要害  
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色騰中羣然  
重疊亂打不獨黃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審  
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逋逃申稱已死  
之人曲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鬪  
故殺者比二也元體究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  
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爲從各罪致死者減  
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衆皆悅之黃勇隨衆  
除害者也若死衆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共棄  
衆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瘦死者已  
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  
已死之兇徒反爲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  
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體上臺詳刑之意遵照  
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申提刑司平反王定冤獄狀

使判王定之爲重囚一郡稱冤非特王定稱屈其妻  
訴冤而已也司戶平反胡百二招供此衆囚之所同  
一郡稱快之事也當職人微望輕致臺幙之疑遠追

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前輩小官  
抱案與長官爭獄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為一言是  
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望矣  
其元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檄疏駁之外其方準上  
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廳衆官喚上各令面供  
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滿申上臺以備  
采擇

由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糴莊

照對本州苦和糴為諸郡之最其達尊開鄉閭實千  
載之音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衆籲之請大江以西

日抄分類之三

白明六

在州北

志道

隆興吉州等處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與建  
昌為山郡又本州除樂安在萬山上不預和糴外其  
實系和糴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建昌  
和糴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糴乃至十萬石本州又  
有三鄒莊阿鄭莊潭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  
輸軍餉如和糴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糴之數比諸郡  
獨多遠至數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三  
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戶亦  
虧官糴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立繼外有沒  
官米租補助招糴免行數派人戶既寬官糴亦足今

歲樂宅元積之米已盡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  
本心欲漸積添水爲今後補助和糴之資而未有其  
繼也屬者天幸恭直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鉞鄉部  
大庇粉榆希冀異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  
巢穴佔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  
將以此田撥入和糴之莊更爲錦綉鄉邦寬民之賜  
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驩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  
豐先生開鄉閩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閩喬木故  
家久屬人望休聲善政增光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  
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有如和糴之取重又爲鄉  
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晝錦照臨其望格接夫豈小小  
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糴未可免雖望中減之甚切而  
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爲和糴之  
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衆清  
之預以爲喜也某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衆請仰  
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印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邊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且不曾三於何有然事准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衆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無分曉訖  
却施行尋勒郭劉吉當廳對衆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日抄七十一

申明七

七

跡杖痕責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  
只一句尋再責郭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藥脫了須  
有痕跡皮不仰再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  
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職黃亮供陳層五即無字跡  
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成三經刺配今  
當廳將陳成脊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訖  
脊上無杖痕有杖直責驗狀訖郭劉吉已責狀說面  
上無字却又說背上曾有杖被其用藥脫去世有用  
藥脫面上之字者矣未有用藥脫背上之痕者也字  
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有痕安得因用藥反

更無痕郭劉吉不由次出官司敢經御史臺脫訴以  
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三經刺配之吏人一點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  
令自便回申御史臺照會須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槐妄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  
以後經官取贖初詞在縣止乞勒戴槐照契領錢放  
贖其後有馬仲者教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  
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會紐錢之說且謂楮  
幣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可違獨民

日抄七十五

申明七

六

辛

間自行交易一項參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  
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  
半贖正恐奸民借此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  
豈應以虛詞求勝其後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  
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唆人馬仲斷配訖陳  
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使施詳元案再行審訂  
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  
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訴本府及漕司元承行  
人吏云有乞取吏人乞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  
曾追到吏卒金仁傑鄒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人

明清宋子武秦百六今來鞫與詞人供對不惟死人  
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小事又陳  
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  
皆以其詞爲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枝節  
也正事只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  
錢何必經臺經部訴帥府訴運司空爲多事如此哉  
訴吏之事見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  
到人并牒還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  
照元約齎見錢到本司當與取贖陳定甫之錢朝以  
到則戴槐之典業夕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  
槐之典業朝當還對衆當聽兩相分付甚徑事也陳  
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苛計設疑兵打空陣子  
嬉不逞又經臺經部添訴提舉司如前日訴運司而  
已空司却亦換爾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  
戴槐並照元監齎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  
應仍牒報運司次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元  
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父訟之後自悔  
無益欲與元興業主戴槐戴仁傑父子自行議贖不  
敢再有素煩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本是親舊  
鄰里暫自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今爭既無益

徒然彼此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爲區處則他人不  
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具中  
按新城縣令蹇雄申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舉司職事據欄轎狀訴建  
昌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  
追到縣吏饒恭陳興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  
米一千碩市斛付卞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糶  
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涂通判  
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爲  
移糶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一餘斛

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吏  
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  
矣又據饒恭陳興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  
外每碩再收一斛作知縣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旣  
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  
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科買  
及日逐納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支錢反  
以綿租爲名禁之於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  
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事郎特差充建昌軍  
新城縣令蹇雄雖小有才旣貪且暴去歲當飢荒之

時敷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巡卒四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等處哨聚抗拒雄捕獲數內曾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渠塘人既困頓乃脫申本軍乞差劊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適疎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既死鄰黨湏洞雄又飛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遞旁午張皇萬狀反欲覬覦收捕之功以爲欺罔免削之舉郡守遣人體實知其不然鎮以安靜徐爲榜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之一邑生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三鄉至今關結不受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

及某今次發覺追吏之後乃有本縣饒倫等三十七人到司舉留知縣其喚之近案問以誰實使來衆皆語塞即令當廳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脅使縣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久居縣前打話公事人饒倫爲引領投狀以冀解釋雄之作僞心勞有如此者某除已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則縣令無復可留之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某頃切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



實人木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  
進用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其自領事以來早夜  
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  
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  
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  
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  
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  
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  
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  
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

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  
周二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  
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  
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  
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  
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  
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  
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  
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堅之公

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凋邑也。黃吳老為之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為之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為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務本。南豐頑民嘗殘燬之邑也。揚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久。一方憎服如湯。冒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詵宰

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彊禦。黃柱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鉉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宰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雩都。詳明振職。洪沔之宰安遠。詳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才。主簿則危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訂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煉在宜黃。以廉謹稱。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應龍在進賢。以

才幹稱趙必圯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都以  
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  
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以才  
諳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雷顯  
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誓仕有立亦不容於  
不薦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天下  
事非得人才不可人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偶因  
兼權常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聞  
如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日抄分類卷十六

四明七

八

林安

照對某暫攝常平毫髮無補借以歲終有曾之法類  
申本路同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  
警其餘袁州萬載縣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  
祥甫家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勒賣卑幼業人每田  
百把取錢百貫爲聽子袁晉等過付反違法自擅沒  
田入縣學以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縉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  
及前撫州趙司戶相朋爲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  
貫僉狀一紙每收錢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卒  
入鄉行劫民不聊生吉州廬陵縣尉趙必澤每一下

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事諧價必  
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碩藉如蒙公朝特賜  
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猷  
通赦未許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準省劄今措置團結亭丁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挺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  
沿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

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

金華府志

五百五十八貫二百五十五文十八界官會方得亭戶  
漸次回家雖人丁稀少頓非前比而流離歸復漸成  
生聚方此作急團結非常時止將見在人戶便可團  
結者比也所合先申朝省照會俟候團結了畢即便  
以實具申某雖庸儒非才而承準管幹不敢不以其  
實

申省寬鹽課狀

三月十七日恭準省劄今某置司慶元專一團結亭  
丁者照得沿海亭民積年被官吏推剝並不曾有本  
錢到亭戶之手反日事鞭撻倍數取鹽以此亭民不

勝其苦流亡大半徒有季侍郎虛復祖額空見文移  
今歲飢荒無所謀食官吏酷虐如故於是萌等死之  
心所在相挺爲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及官兵追  
捕逃竄與官司施行不存者又十居其二三今見雖  
一面招喚作急團結諸場委是敗壞殘零見存無幾  
區區欲望朝廷特寬鹽課期限兩月免行督責災異  
一面多方招集流亡散還前此未散本錢再新整頓  
鹽課俟見端緒別具中間必先有如此寬恤流亡者  
再歸方得團結就緒四月十一日準少省劄照得浙東  
黃提舉以團結亭丁乞特寬鹽課兩月合議行下劄  
付本司特與寬張鹽課壹月仍於向後趨補准此  
申免茶鹽分司狀

照對本朝常平茶鹽一路置一提舉官各州置一主  
管官脉絡相關事無不辦本路近因晚荆慶元府分  
司爲分司者皆是小官赫然自振監司之體吏卒數  
百牌匣專人紛然四出亭戶田廬剝賣既盡無以應  
其誅求則又預將塩粟君所管亭戶將來合得本錢先  
自私借分司十名曰文憑錢本錢既充文憑鹽課惟事  
趨取以致流亡大半課額頓虧至今年春遂群起爲  
盜天分司吏卒不惟刻害亭戶尤更荼毒百姓九編

戶稍有衣食之家無不括類姓名預入網羅待有私  
鹽徧行通法獄子承勾錢動以萬計况於官吏抑之  
可知以致被害之家不至於淪洗罄盡不止年復一  
年田里蕩折至今春而貧民亦四起相擬為盜矣近  
者恭覲朝省將茶鹽法盡復祖宗舊制斯民欣若更  
生某以一介疎庸適當其時偶然承乏充提舉官遂  
即布宣德意將分司吏立汰而遣之訪求所謂文憑  
錢等諸色之弊革而絕之凡亭戶本錢及綱相水脚  
錢等皆散而與之應有行移盡照祖宗舊制付之主  
管官慶元府通判陳亭戶之伶仃僅存者近幸漸漸

復業編民之被害無訢者亦無不感戴聖恩惟是省  
罷分司明文至今未準行下分司群小磨牙搥毒以  
伺覆出竊照出道不古官吏之害民者固多矣所在  
害民惟分司為甚蓋縣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  
州州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監司監司之官吏  
害民臺諫可以覺察惟分司在身於監司之下而肆  
志於州將之上不特人戶赴愬之無所抑亦朝廷覺  
察之不及古語所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自朝廷明  
賜省罷盡與掃除尚可少甦民瘼以救根本區區欲  
望鈞慈扁念時艱深體國脉特賜檢今年三月一日

寬郵指揮盡還祖宗舊制速將慶元府分司省罷劄  
本司照應使人戶曉然知分司不復再置庶幾羣小  
退聽而百姓安心不勝公私之幸

申已斷亭戶徐二百九等

照對某三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置司慶元府專  
一團結諸場鹽丁此時塩丁飢困挺亂千里驚擾某  
即時布宣德意盡還亭戶舊錢遍榜撫諭招集又得  
泐海制司到處捕斬戮其首而赦其餘及制使陳尚  
書解任之後某又據鳴鶴鄉羅會龍舉訴鳴鶴塩丁  
爲首未追之人某即追到爲首徐二百九次爲首葉

日抄七十七

申明八

辛亥

三千四兩名各行斷配水鎖水軍寨大榜撫定其餘  
應隨從借糧之徒各仰安心着業更無追擾訖即此  
一番擾亂亭戶死於制司之捕斬及死於編民之讐言  
殺及見行拘鎖諸寨者已不下二百餘人其餘趕逐  
墜水顛踣道途飢餓而死者又不可勝計亦非小變  
矣近來諸場塩丁忽又喧傳臺部受豪富詞狀行下  
制司欲差大軍追捕謂官司元行爲不信人懷等死  
出語無狀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萬一有之則亂者再  
起實於某先來團結撫定之事兩不相干在某亦安  
難再行招集前言不信撫諭無策所合先具申聞伏



望鈞慈軫念時艱之定亂與承平官司之受詞事體  
不同特賜劄下所屬

由乞免場官責罰狀

照對某近者選辟場官多不肯就因考其所以然乃  
知諸場所趨者見額朝省所課者祖額額不及祖罰  
有科條祖額無可足之期蓋場無不罰之官或數年  
不得批書或屢劾方可叙復人多愛身故不就辟某  
謂此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祖額所以愈虧也失今  
不救弊且愈極敢借陳之夫所謂祖額者乾淳時亭  
戶情願就賣之鹽數也方是時吏道清明風俗醇厚

柴薪天食之費皆賤而七百七十足陌見錢買鹽之  
價甚高編民一歲方有登熟之時亭戶無一日非其  
登熟之時天下生產作業未有樂於亭戶者也故人  
人願爲亭戶日日常有納鹽輻輳而至自然充溢朝  
省何嘗元有此數而求其足額也哉夫所謂見額者  
近年來官司敷派亭戶抑納之估數也蓋自貪官成  
習風俗大變柴薪天食之價十倍疇昔折閱低減名  
曰買鹽之會百陌不曾及手編民或祖孫屢世不識  
官司亭戶無一日不受官司杖責天下有生之類未  
有苦於亭戶者也故迨上已過大半存者飢困爲盜

苦楚而得日就虧少朝省雖歲歲坐下祖額何嘗一  
歲能強其稍就髮髯也共以其今來親考其實雖其  
見額尚是近歲俗吏捏合之虛名而况祖額豈可每  
歲坐定監官之實罰其額之虧久已狼狽季侍郎  
劉侍郎諸人爲提舉官官詭與利以媚時宰差刻薄  
少年行推排虐政掩逃亡而不言抑見在以增數甚  
至餘姚局章支鹽行石堰西坊以上岸山地水田推  
排鹽地鹽袋袋亭力賣上空之產以買納虛增之鹽產  
業既盡鹽無可買有如地名洋浦場大卿諸族衣巾  
藍縷日來泣告者比比皆然以此雖近歲之見額亦

無一歲曾及額矣况祖額之事若不求其本而求其  
末何可望其有得哉某嘗觀先正楊龜山上書云臣  
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坊場亭多逋逃至追捕拘  
繫之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  
十不償其二三若以龜山此時虧折之奏安得再有  
乾淳盛時登羨之額正緣南渡以後護養根本民生  
樂業鹽額所以再登今當敗壞之極乃不思根本之  
計徒責今日以乾淳之課白陷場官以無辜之罰使  
銓選注授之官望望不敢嚮而江湖乞馬之靡往往  
充權攝此曹得志如以虜收羊亭戶日益消則鹽課

日益虧矣某所謂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鹽課愈虧者此也區區欲望鈞慈矜念空四罰監官之無益徒虧鹽課之有害當此時艱盡除苛媿見催不及元額者原情免問監臨自行侵盜者以實定罪乞馬之徒退聽正任之官盡職庶幾平明之理且亦更化之助

乞祠申狀

照對本司十餘年來皆附紹興府兼管正以自季侍郎置皂冊獻羨餘之後不可自爲司存今春鹽丁擾亂蒙被省劄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監丁旣定團結旣辦申乞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將其仍在舊祠未蒙從由念某見今痲痺兼旬飲食不進實已不可支持不免其狀控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其姑與祠祿以便將理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回司乞祠狀

六月二十八日準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以某團結了畢令回司紹興府事某昨準行下團結至五月十六日慶元紹興二十場團結帳冊先辦雖曾申乞回司繼因契勘本司自季提舉大更革之後不可自立司存撥附紹興府兼管已一十餘年縱是回司委難存立遂於六身初四日因台州瑞安府六場帳

冊團結齊足申乞照李提舉更革以後定例仍附紹興府兼管將其仍舊予祠繼又於六月二十日再具狀申乞分明今來悉準前件指勘合日行下令某回司竊照某身若使今敢不命但提舉司附紹興府乃李提舉更革後一定難復之久到提舉司再置專司乃今春因鹽丁擾亂一時暫令團結之將委今團結已畢若便回司將以何為司存某非不願遵稟委是無緣可以遵稟某疊瀆鈞听除已席藁待罪外欲望鈞慈洞案司存紐可立之資檢會兼附有久定之例特賜矜從某稟中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某

今亦無復敢望祠祿惟有拱俟誅斥施行

辭免除直寶章閣兼紹興府長史申狀

七月初二日酉時恭準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除某直寶章閣依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叨恩非分聞命震驚命出公朝所當遵稟有關係合下行申明蓋我宋所以立國者其紀綱有二在內以臺諫為紀綱自宰相以下皆得効之在外以鹽司為紀綱自宰輔出為藩府以下皆得効之外之監司雖不可比內之臺諫而關係朝廷之紀綱則一也某人雖庸陋無比職則和預監司今若使兼紹興府長史是

以監司而反爲藩府之幕屬公朝合思所以爲紀綱  
之計矣况自賈平章當國每以禮數之辭免默覘人  
心之向背遂以彈擊大臣之地反爲勸留大臣之首  
臺諫紀綱幾於大壞幸而吏化紀綱復存又自賈平  
章初爲制閫收拾中朝斥絕之人假以淮甸監司之  
稱日入揚州之僉幕閫自同兼僉之簿尉監司紀綱  
遂至大壞目今閫事所不忍言某今日所承之者內  
地之監司也紀綱幸而獨未壞者也若更壞之如紀  
綱何雖曰以宗王而出鎮異於尋常之藩府然監司  
之設原於前漢以六百石吏每秋分察郡國郡則今

之太守也國則漢世親王之封建者也豈以親王出  
鎮而獨不在監司按察之數兼照宗王仁心大度世  
莫與比獨因貴重人莫得見地之奸吏展轉影旁以  
擾害吾民者宗王皆不得而知如填塞陂湖如豪奪  
民產皆本司所當究治正以時艱未遑檢舉今若與  
之爲屬其誰與理此又如民冤何且某若身在班底  
或見爲他郡使其某爲紹興長史不敢辭也今見任浙  
東提舉而使其某兼紹興府長史則決所不敢受也家  
都承前日自班行被命於紀綱無門不當辭而反辭某  
見爲提舉官於紀綱有閔若當辭而反不辭是使內

地之監司紀綱又壞實自某始又如廉耻何欲望鈞  
慈上念朝廷之紀綱下念小吏之廉耻竟自選差見  
不爲本路監司之官以任紹興府長史之職委爲允  
當其既不爲紹興府長史其直寶章閣恩命實亦不  
取祇受所有省劄一道見寄留慶元府軍資軍外

### 第二申

照對某七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催某回司紹  
興府併供兼職某竊照此係兩事回司乃某始初申  
請兼見今置司湖亭止有水中亭子三間風雨飄搖  
不可居住移司人從一券垂竭日夕焦熬豈不願早

日抄分類七十二

申八十一

由天

早回司實緣續准兼紹興府長史之命某既係見任  
浙東提舉不當兼任紹興府幕屬之職雖已詳具紀  
綱關係之說申願一辭一辭下所以雖欲回司而  
不可得有乞祠得罪而已今又再准催促自當擇日  
回司但兼職決不敢受念某平生戇直必不可受而  
後敢辭往歲曾差某充兩浙鹽事幹官又曾差某  
鎮江等三郡公田分司幹官某恐戍害民力辭不受  
時相務在必行以威相臨尚蒙矜亮免差况今更化  
中外皆許直言敢望鈞慈念聖朝待士大夫以禮而  
匹夫不可奪志明賜劄下免令兼職不勝萬幸

第三申

照對某三月初九日準二月二十九日省劄除某折  
東提舉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已於四月初一日據  
住司發到牌印管幹訖至七月初二日準六月二十  
八日省劄除某直寶章閣仍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  
長史某以提舉忝預監司若為藩府寮屬於朝廷紀  
綱有妨即將省劄一道寄留慶元府具申朝省控辭  
未準回降間至七月二十三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契  
勘催某回司紹興府兼供紹興府長史職事某即具  
申乞免兼長史即當擇日回司未準回降間又準省

日抄三十七

申明八

六十一

西天

劄備坐勘會國家多事擇地避事不即到官如更違  
矣從御史臺覺察今某疾速前去交割某竊照提舉  
官係浙東監司之列紹興府係浙東屬郡長史又係  
紹興府屬官某以紀綱有係所以雖欲黽勉拜命而  
不可得今蒙指揮以為違戾某委因有妨國家紀綱  
不敢供職分明士大夫可殺而不可辱匹夫不可奪  
志古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其實亦不  
敢往分明若得免兼長史則朝聞命而夕回司矣即  
不敢擇地避事區區螻蟻之忱無以上格乾坤之聽  
甘俟御史臺覺察

申省乞免諸司委送

照對某昨準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令某置司慶元府專一團結亭丁蓋以亭丁挺亂急行招諭自此朝名措置未有寸暇今來乃蒙省部諸司符牒紛來責令催督諸州縣財賦竊照此事有不敢奉命者五蓋諸處官司皆屬省部應干公移皆可直達省部之尊正不待反借外司而後可行徒添轉摺有擾無益一也究其本源蓋因舊來承平日久間有各處期限不應以本司近在紹興間亦委令催其違限今本司見留慶元道途隔涉愈見稽違二也承平之弊每遇一

事徧牒諸司互爲程督繼又轉生枝節反牒帖添差通判聽等處追督諸司責其違慢自此諸司各以符移而歸之州州則合諸司之符移而歸之縣縣則盡以諸司本州之符移而歸之民極而至於民則無復可以轉行推托之地家破人亡亂階由此今爲何時尚循故習三也近年文移大繁物極則反當此時艱人思報復只如紹興府管下縣道見有將帥司專人聚衆趕殺幸而不至於死者及有將催利部吏聚衆毆打至於狼狽幾死者方今行事所宜審重四也時事尚艱民飢無食一縷元氣在此數州急急保養猶



懼不及乃有不干本司之符牒日下本司者紛如平時恬不知變則其他可知使人寒心五也載惟官雖有大小體時憂國之心則同職雖有內外奉公守法之心則一知而不言其爲負國是用不避誅斥謹瀝血忱百拜控申欲望鈞慈念時艱之未寧思民若之可畏自今痛革承平繁文之弊追復祖宗忠厚之澤應干各處文移止行下各處正行干繫官司乞賜劄下戶部農寺提領財賦所屬照應文書簡約民瘼再甦不勝國脉之幸所有某狂妄僭言之罪乞早賜罷斥施行某不勝俯伏俟罪之至都省除已劄下戶部

日抄七十一

申明八

十三

條

司農寺封樁安邊所各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本司照應

### 申免驅磨慶元府財賦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朝奉郎監察御史孫燦叟奏黃五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節文陳存更鑄一官下浙東倉司理筭制司財賦錢米畢日勒回安吉州居住王安中汪大有錢牧劉嗣文各降一官資並放罷內大有罷新任遇赦未許放行注授仍下浙東倉司拘留委清強官驅磨團結省米上供苗米濟民倉米濟糶局米折變侵欺開具著落申取朝廷監索施行

劄付本司某照得陳尚書四月二十九日已行離任  
訖汪制幹預於四月二十八日先已隨司解任曾到  
本司辭去訖此外除劉司理本司先曾按劾申乞且  
留在任已準省劄從申外今準省劄行下五負數內  
所指拘留財賦官王通判錢僉判牒慶元府遵照省  
劄指揮施行但本職雖承乏暫為浙東提舉其見今  
置司慶元府實係本鄉既在本鄉實不敢驅磨本鄉  
郡太守帳目古稱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邦侯此  
惟臺諫可以論奏惟給舍可以繳駁若身居此邦見  
任此邦而任責驅磨此邦財賦之利病不涉私茆之  
嫌則犯苛刻之譏將何面目立措紳間正恐縱是驅  
磨人亦不信具申朝省欲望鈞慈矜察特賜鈞判政  
差無干礙監司不係本郡之官徑自驅磨施行以昭  
聖朝行法之公以全小吏廉耻之節仍牒本府照應

第二申

今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入朱紅銀字牌筒珠字  
記內引到令某照已行驅磨慶元府折苗錢米及交  
承錢銀器帳目具申事某竊照此事緣慶元府實係  
鄉郡見今時暫置司慶元府又係日北仕于鄉郡以鄉  
郡之人鄉邦之官而驅磨鄉邦太守之帳目人其謂

何昨已瀝控真忱申乞改委欲望鈞慈檢照元申改委無干礙監司不係本土之官從公驅磨以昭聖朝公平之治以養國家忠厚之脉以全小吏知耻守分之節公私幸甚瀆至供申

第三申

今月十七日申時準尚書省劄子入潛字號綠漆牌筒潛字記內引為本司申乞將慶元府吏黃浩改送無干礙監司驅磨本府折苗等事及交承錢銀等事并根勘黃浩隱寄情節等事竊照某緣慶元府土人於驅磨慶元府財賦委有妨嫌其黃浩等家財已準省

劄備後省所申以本司有私改委轉運司訖決不敢再有干預兼運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都承吏若本司果曾侵移一物一件則某當前籍投荒以為貪吏之戒若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在本司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而動以追吏相脅今為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欲望公朝明賜施行瀆至供申



